

# 艺术的生活

王鑑伟 著

By Wang Jianwei

*Living in Art*



艺术家生活手记

今晚的月色很好，山谷幽幽地泛着淡蓝色，感觉十分空灵。与阿良一起喝过夜酒，小坐片刻，我便回屋去了。

--《会稽山居》

中国文联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艺术的生活/王鑑伟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059-71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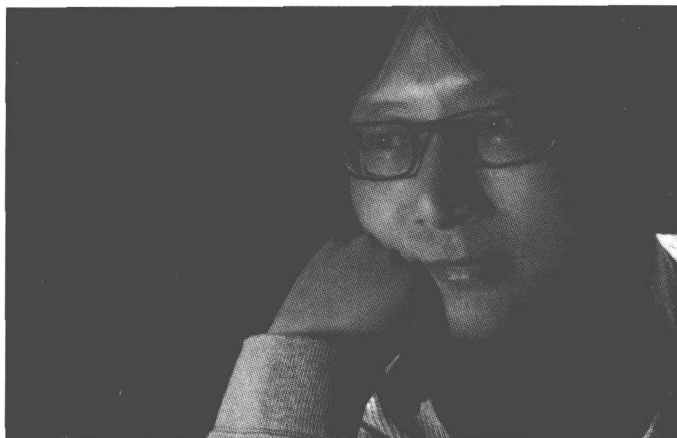
I. ①艺…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4777号

书 名	艺术的生活
作 者	王鑑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柴文良
特约编辑	王 飞
策 划	贾世林
印 刷	杭州余杭大华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8
插 页	7页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103-5
定 价	3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王鑑伟（王鉴伟），书法学者。苏州人氏。

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从事书法研究及写作。

书法初从书学名家祝嘉（1899—1995），后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复游学于清华大学。曾赴欧洲、亚洲各地交流、考察。

著有《书法技要》丛书、《书法通读》、《王鉴伟书法专辑》、文集《艺术的生活》等。

---

Wang Jianwei (James Wang), a calligraphy scholar, was born in the city of Suzhou China.

Jianwei has completed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s continuously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of calligraphy and literary writings.

He first studied calligraphy under the tutelage of a well-known great master of Calligraphy, Zhujia(1899-1995), thereafter at the China Academy of Arts and postgraduate studies at Qinghua University of China.

Jianwei had travelled to Europe and Asia for academic exchanges in related disciplines. He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literary and research papers and books such as "The Art of Calligraphy", a series of eight books, "The History of Calligraphy", "Wang Jianwei Calligraphy" and "Living in Art".

# Living in Art

## 目录 | Contents

艺术的生活（代序） / 1

徽州散记 / 5

喝茶 / 12

会稽山居 / 14

天路 / 22

怀念 / 28

酒与书法 / 33

往事 / 35

弘一法师书风探析 / 75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 82

论潘天寿创立高等书法教育 / 104

费新我书法现象浅析 / 110

祝嘉篆刻艺术略论 / 117

行走记忆（后记） / 123

王鉴伟书法作品

# 艺术的生活

## (代序)

一杯茴香酒下肚，老汉詹姆士硕大的圆脸泛出红光，取过我手边的折扇，开始欣赏上面的中国书法。

落地长窗外的小河中，几只野鸭在游曳，对面广场空荡荡的，一位老妇人驾着电动轮椅在四处张望。

冬日的晌午，阳光和暖，坐在英国威尔士的小镇酒店长椅上，真是惬意的事。

这些年四处行走，又在文学与书法间游荡。现在，停留在静穆的英伦小镇，正可整理一下繁杂的思绪。

此时，詹姆士大叔饮下第二杯酒，在深情地回忆自己年轻时经营的葡萄园，虽然夹杂着大量艰涩的词汇，我仍能感受到一派充满生机的景象。

广场塔楼的时钟敲过三下，老汉立起身摇摇摆摆的与我道别。

我居住的客栈是一栋旧式建筑，从那歪斜粗壮的木头庭柱来看，年纪不会少于百年。客厅壁炉前摆着一套深褐色的皮沙发，主人乔治先生坐在其中，绅士打扮，正细致地擦拭一堆名贵的烟斗。屋里满是各种各样的摆设，这是主人游走各国的收获。墙上有一幅显眼的毛笔字，数年前从伦敦唐人街上化十块英镑买来的。

乔治递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说刚才有朋友找，我打过去，原来是苏珊娜，她说自己编著的《东方文字研究》即将在德国出版，因为中国部分由我帮助撰写，问我姓名中间那个汉字为何打不出，要印在书上。我说这是异体字，已从字典中消失了，正式场合通常只能用繁体替代。她说，中国文字果然高深，我只得苦笑。



“派克”烟斗

乔治喜欢喝茶，锡兰红茶、印度大吉岭、立顿之类。上次，他得到一盒中国茶包，冲下开水喝过一口，皱皱眉重重地说：“嗨，中国茶！”我正好在旁，心想，中国的好茶如何会做成袋泡呢，但一时也辩解不得。

今年，我特地带来了上等铁观音、金骏眉、碧螺春、普洱茶，一一泡给他喝，乔治眼花缭乱，几天下来，中国文化情结便浓郁得化不开了。我正要回房整理文稿，主人说，“王，这样天天喝好茶，玩烟斗，生活很艺术啊！”

“当然，你那么多漂亮烟斗，真是让人着迷。”我笑着应和。

那天清晨，下着雨，我动身赶去机场，乔治送到门外，帮忙放好行李，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只长方形深蓝色纸盒，“这个礼物送你。”我见上面印着银色的“派克”（parker）商标，来不及细看，便连连道谢。

飞机冲上蓝天，小镇已隐去身影，我随手取出乔治的礼物，打开盒子。天哪，原来不是金笔，华贵的锦缎上赫然卧着一只精美耀眼的“派克”牌烟斗！

2010年12月

卷

上





# 徽州散记

## (一)

十年前的盛夏，我正寓居杭州，因为耐不住一时的酷热，终于出走。

从千岛湖下岸，坐旧式航船沿新安江溯流而上，近黄昏时，抵歙县深渡，但见群山叠翠，负势竞上，江色青黛，扁舟飘游。岸上有孩童蹲在水边夜饭，黄狗懒散游荡，时闻乡民应答，好一幅清凉画卷。

清晨，歙县城池空寂得很，我独自盘桓其中，看过许国牌坊，步入小巷苍古的高墙深院。此处原为私塾，墙上挂着孔圣人画像，课桌椅依旧摆放着，心里不免生出些怅惘。

一位中年男子正在庭前操刀制砚，见我流连，便放下手中活计相谈。此君姓尤，乃书画同道，他领我转过照壁，拾级登楼，上有画室，四壁翰墨，中间一张大画案。打开雕花木窗，窗外那株桂花树长得真是茂盛。



新安江画廊

尤君为“新安画派”传人，笔墨简淡深厚，我们品茗相谈，甚为欢愉。

尤君摊开宣纸，研墨索书，我并不推辞，欣然草书两行。书成而无印，遂取石章挥刀急就，加盖其上，兴尽之极。

“兄空时请再来，十月间，那桂花就很香了！”尤君道。徽州本是旧游之地，此刻却别有一番淳味。

与尤君惜别，搭车至屯溪车站。刚下班车，一群男女呼啸着涌上前来，原是拉客住宿。见近旁一辆三轮车，便跳了上去，大呼“去老街。”车夫微微一笑，卖力踏行，突出重围。

转过两个岔口，惊魂甫定。车夫搭话，“你来游玩，住处可定？”我这些年东奔西走，见过一些江湖世面，于是谨慎回答：“住处定了，便在屯溪老街。”岂料他面色大变，不屑道：“老街早就拆了，哪来住宿，需到对岸才是。”我两年未到此间，口头虽是辩解，心中不免忐忑。车夫奋力疾行，后座倒是凉爽。

我探头查看四周地形，老街就在面前，眼见三轮车过而不入，我道：“此即老街，为何不入？”那厮吃那一惊，险些跌下座来，车子戛然而止，他回过头来讪笑：“原来老兄果真到过此处！”我排出八块钱，拍拍那厮肩头，扬长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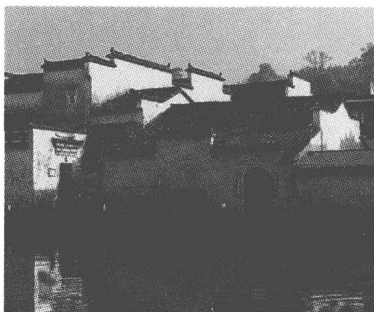
投宿街首旅店，设施崭新，惟房内地毯鲜红，令人气闷，赶紧打开冷气。在隔壁饭馆喝过两瓶冰啤，上街闲看。屯溪乃旅游集散地，光景与歙县之清寂大不相同，老街上商铺林立，多售古董、纸砚、纪念品之类，游人摩肩接踵。兜过两个来回，觉得困乏，便回住处倒头睡下，一夜无梦。

## (二)

翌日起身上街，见有糕团店，虽旧，然门口大煎锅香气四溢，经不起诱惑，进店吃了几只糯米青团，价廉而滋味大好。

街边有一老者蹲守，仙风道骨，自称江西制笔大师，面前摊放着各式毛笔，便近前细探。我长于吴门，自幼习书，然只知湖笔。见我迟疑，大师猛拍胸脯：“湖笔算啥！这笔保证用两年锋颖犹健。”听得此言，我顿觉自己孤陋寡闻，几无地自容，于是精选一支小心翼翼放在包中，以作日后书写利器。

老街早晨异常清静，多数店铺紧闭。街尾一间古董店大门洞开，胖店主托着紫砂壶在门口醒梦。见有客经过，随口招呼，我踱步入店。店内满是字画古董，中间亦夹杂许多树脂浇注的所谓木雕。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见识实在浅陋得厉害。



徽州人家

一幅“黄宾虹山水”扑入眼帘，其装裱极破旧，年代绝对比我久远。正定睛观赏，一股热气逼身，原来胖店主凑上前来。

“我不懂画，这是从乡下两千五百元收来的。”他满脸堆笑，“若是中意，三千五如何，有赚就行。”我大吃一惊，黄氏旧籍徽州，其画价少说数十万。

店主取下画轴，与我细看。典型的宾虹笔墨，装裱亦非做旧，我心中一阵狂喜，故作镇定。那人轧到苗头，进前一步叹道：“挂在店中多年未有识货朋友。”

我对宾虹山水本是略懂皮毛，然细观款识，并非想象中大境界，便令其张挂起来，对着阳光映照，此一来看出端倪。原来此卷本是旧时徽州常见之祖宗画像，商家将画芯揭下，裱上名家伪作来冒充，然原先头像设色浓重，背后衬纸落下浅色圆痕。

被我识破，店主并未气急，而是一脸无辜耸肩走开。转眼又取出一尊观音，称是清代紫檀，并在白纸上用力划出紫色印迹。菩萨

项间佛珠雕得坑坑洼洼，如同一串油氽豆腐干，我慌忙抽身引退。走不多远，见各家古董店都挂着“黄宾虹”，真是后怕得紧。

出得屯溪老街，搭车至黟县，转上中巴，直奔西递古村。

### （三）

山路盘旋，峭壁急湍，赏景之时不觉已到村口。

西递门票出名的贵，入口把守森严，简直插翅难入。正掏钱买票，有村妇神秘兮兮拉我衣角，悄声说绕道入村，可省去银两若干，旁边一模样白净的年轻女子亦极力撺掇，原来她欲逃票，拉我入伙壮胆。

终于两人付了带路费，跟定村妇，往乡野小道窜去，跨过水沟，一番曲折，果然进村。

西递的小巷逼仄连绵，如迷宫一般，女子随我乱转，此时有导游提着扩音器叫喊，循声过去，遇见一队游客，便混迹其中。

此处徽派建筑规模甚是宏大，古董摊不可胜数。一老汉热情将游客引入家中参观。大梁及门窗雕刻精美，重重叠叠，让人眼花。厅上挂着祖宗画像，靠壁长案摆放自鸣钟、花瓶、相片之类，颇似电影场景，俨然大户人家。坐在八仙桌前留影，每位一元，老汉收入颇丰。

与我一起进村女子姓叶，此刻算是相熟，言谈中知其家在北京，借南下开会之便，转道徽州游玩。看过数处建筑，终觉乏味，我便离开众人，叶小姐自然相随。

有男子端着大碗正在家门口扒饭，他拿筷子往屋里一戳，对我们喊道：“祖传宝物，可要看看？”我装作未曾听见，怎奈叶小姐抵不过诱惑，伸颈向内张望，此一来两人便被请进屋内。

厅堂甚是宽大，光线亦很明亮。男子搬出一把竹梯，架在梁上向上攀援，他移开天花板，现出黑漆漆的洞口。向内摸索了半天，

终于取出黄色包裹，小心翼翼下了梯。

视线聚焦在包裹上，原来此中有一斑驳的黑漆木盒，男子开了挂锁，探手进去，定睛看时，又是一木盒，如此再三，那人从最里面的小盒中拈出锦囊，“我家祖传白玉。”男子将一粒蚕豆大小的宝贝托在手心，郑重其事道：“也是有缘，若喜欢一万块钱拿去。”叶小姐闻听此言，打个冷颤，金丝边眼镜几乎从鼻梁上掉下来。男子又道：“诚心想要，五千块。”

吾乡玉工天下闻名，我家隔壁正是玉石作坊，白玉见过不少，面前分明是块不值钱的白翡翠，我不禁鼻孔哼哼出气，“五十块也不值啊！”

岂料那人顺水推舟，“好，那就五十吧。”说完便将“宝物”往叶小姐手中塞，叶小姐吓得慌忙缩手，惶恐地朝我呆看。

“这石头扔在路边也没人要的。”我抛出狠话。男子满脸颓唐，声音嘶哑“五块钱，只要五块钱。”我们拔腿就走。

出了西递，叫上机动三轮车，开去外边大路等过路中巴。这辆老爷三轮浑身颤动，所有部件都发出异响，惟独喇叭不响。我们胆战心惊坐着，生怕车子散架，好在路程极短，转眼即到。

在黟县街头午饭，点了两样小菜和一瓶啤酒，叶小姐情绪不错，亦倒了半杯。两人吃喝闲谈，我说到一件趣事，她笑得几乎翻倒。



石潭云海

不知怎的，叶小姐似乎触动了心思，突然神情沮丧，低首不语，原来她这些日子正经历着感情上的波折，我搜肠枯肚，一番阔论，方始释然。

回到屯溪已是下午两点，叶小姐坐火车回京，我则赴婺源访友，萍水相逢，挥手别过。

#### (四)

天气闷热得厉害，像要下雨的样子。在街边觅得两瓶陈年绍酒，急忙扑向屯溪车站。

候车厅空空荡荡，一位卖票阿姨正睁着睡眼在胡乱喊叫：“黄山！黄山！”。

去婺源的末班车本来早已发出，因乘客寥寥拖了好长时间，倒是被我赶上。

行至途中下起雨来。山峦村舍皆隐没在烟雨中，如徽宣上的泼墨山水，撩人得很。

婺源本属徽州，划归江西亦不过数十年，风物地貌与歙县、屯溪相仿。我往晓起古村访老友江兄，司机说不必进婺源城，之前数十里岔路下车即可。

立定路边，一辆摩托“吱”的停在面前，“去哪？坐车！”车手年纪甚轻，圆脸盘，似非恶人。谈定价格，他扔过一只斑斑驳驳的头盔，扣带断裂，像从废品堆里捡来的。

此时雨已停息，摩托在泥泞的小路上行驶，十分颠簸，我双手按住头盔，生怕跌落。沿途清溪潺潺，古树掩映，一派空明色相。

晓起有上下二村，老友住下晓起。村口大树下有人催我买票进村，搬出江兄大名，仍是纠缠，哪有买门票访友之理，我竭力辩驳，那人面赤而退。

江兄与我交情匪浅，那年冬天，在绍兴沈园偶遇，一见如故，相邀咸亨酒店对饮。彼时，咸亨犹在巷中，远远望去，小店门口一串灯笼，令人顿生暖意。几杯花雕下肚，言谈甚欢，遂引为知己，相交至今。

古村青山相依，别有韵致。入得村中，见有砚铺，便驻足赏玩。婺源龙尾山产砚石，唐宋以降极享盛名，因古属安徽歙州，故名歙砚。

我入徽州数次，所见砚台不少，然大如脸盆价格不过几十，巴掌一般却逾千元，未免大惑。店家笑曰，歙砚贵贱在于坑口，老坑名贵，新坑如“济源”之类自然价廉，至于市上多以九江石充歙石，只堪摆设，不值一文。说完转身取出一老坑砚，质如玄铁，细润似玉，扣之有清音，果然不凡。

一路问讯，敲开江宅大门，老友几乎惊呆，忙邀入客厅，置备饭菜。未几，江家老少围坐一席，其乐融融。我取出陈绍，讨得冰块投入酒碗，与江兄畅饮，叙旧话今。

酒至酣处，主人取纸墨命笔，我一时兴致，从包中掏出昨日屯溪所购大师制笔，虔诚地开锋舔墨，直抒胸怀。岂知两笔下去，“啪嗒！”笔头竟掉了下来，举座皆惊。好在及时换笔，不至扫兴。

绍酒饮尽，江家老父端出自酿米酒，此种村醪味极甘冽，似姑苏冬酿酒而浓稠倍之，举杯频频，不觉大醉。

我生性散淡，常四处奔波。数日游走徽州，酒醒后几不知身在何处，终于觉得疲乏。第二日匆匆看过李坑、江湾，离开婺源，转道回杭。

此后，我虽携诸友穿越徽杭古道，亦曾醉卧石潭山村、探访古歙文化，然而对于徽州的感受，最真切的，还是那年夏日自行走的印象。

2011年1月

# 喝 茶

老屋北面的巷口有一片小茶馆，门外靠墙堆着苍糠，烧火用的，黄灿灿十分惹眼。进门老虎灶旁，摆满了茶具，每天一大早，带着瓜皮帽的老农三三两两踱进城来喝茶，阳光透过天窗投射下来，茶客们熙熙融融，沉浸在氤氲的朝气中，大约十点光景，才带着笑意各自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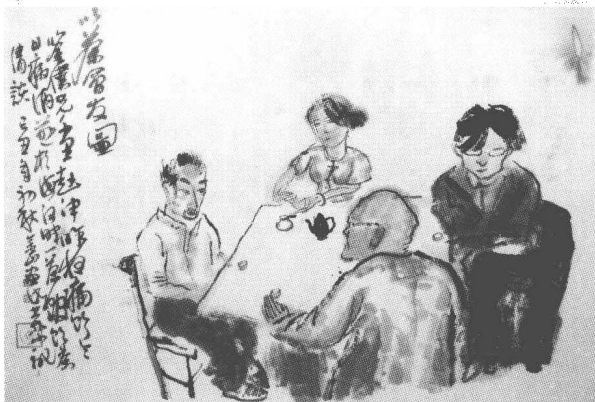
那时候，父亲在家也喝茶，都是便宜不过的炒青，泡在大号搪瓷杯中。偶尔也会得到些碧螺春，用洋铁罐装着。父亲取玻璃杯洗涤干净，郑重其事地倒水、放茶，毛茸茸的茶叶沉入杯底，又渐次舒展开来。这时候我便有机会品茶，说不上什么好，只觉着趣味。这是我对于喝茶最初的印象。

有一年冬天，异常的冷。春节刚至，我重病入院，整日挂水，痛楚得很。那些日子，父亲晚上裹着棉衣蜷在靠椅中看护我，白天还去上班。这样过了十多天，病终于好转起来。父亲开心，路过茶叶铺，有安徽明前毛尖，便买三两。我睡觉时间不规律，凌晨四点，口渴无味，突然极想喝茶。父亲知晓后，揉揉惺忪的睡眼，顶着寒风骑上脚踏车赶回家，过了许久，带来一把紫砂壶和新烧的开水，此时，窗外天际微明，茶香在病室中弥漫开来，令人难忘。屈指算来，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也是喝茶，在闽北的古村。因为一时的念头，与眉同去访茶，我们沿安溪、泰宁、邵武一路而行。嘴边尚有“乌龙”、“铁观音”的余香，到得武夷山脚，闻着岩茶的气息，却也不肯轻易走开



了。初夏的午后，在村口小店歇脚，酒足饭饱，端了“大红袍”，坐在竹凳上看景。草木清爽，远山近水皆如画一般，乡民挑担牵牛，从容自在，疑是入了桃源。我们都不大说



以茶会友

话，眉说，待老了也要居此山中。一晃亦是多年，现在喝到岩茶，仍会想起那时，正如醒了一场梦。

今年秋天，在京郊野长城与F君会面，十年前我们曾在杭州同窗，L君也特地从外地赶来，实在很难得。我带来陈年绍酒，菜虽简单，话旧却最可下酒，不觉中已然醉了。第二日侵晨，走过数里山路，搭车回城。我们入北大散步，在未名湖畔盘桓一番，吃过午饭，都有些倦意。我问，去北海公园喝茶如何，两人都说好。从公园南边侧门进去，里面广大极了，景色悦目得很。我们沿湖走了好半天，又赏了碑刻，等看见茶室，辰光已是不早。秋深意寒，兴致尽了，我便催他们出北海往下一处跑。我是跑惯路的，走得疾，还穿着步行靴，他俩却没准备。L君一双大皮鞋，一天下来，脚底都起了水泡。傍晚，停歇在前门附近的旅店中。我受了凉，胃不很舒服，他俩跑去隔壁同仁堂买药，L又替我把了回脉。终于定下心来，我们坐在床沿上喝茶。我取出一小块普洱，泡开来匀成三杯，醇和而有糯香，真是好喝。屋外寒风乍起，屋里却暖如春天。

每当想到这些情景，似乎就会闻到那扑鼻的茶香，对于喝茶的兴味也愈发浓了。

2010年11月